

樊鄴滕灌傳斬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漢 護 軍 班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叢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集註

樊噲傳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

以賣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

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 師古

曰高祖時云在外故求而迎之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師古曰皆

大司七九

縣名方音李圭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師古曰泗

水郡各監謂御史監郡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

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旦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邯之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

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

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

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張晏曰得

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後

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圍即陳留圍縣。劉放

曰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術都字郤敵斬首十四級

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獲曰虜賜爵五大夫從攻秦

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

杠里破之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

音奔以郤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

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候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賜爵鄉從攻

破揚熊於曲遇

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顯

攻宛陵先登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

君

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長社轅轅絕

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犍破南

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以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

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

樊噲

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

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

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

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

亞父謀

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

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

樊噲居營外聞事急廼持盾入初入營營

衛止噲

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

噲直撞入立帳下

師古曰謂

以首撞擊人

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

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有

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

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

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

師古曰時項羽未為

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

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

樊噲

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

車騎

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

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

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

亦因遂已

師古曰已止也

無誅沛公之心是月微樊

噲奔入營

宋祁曰奔疑依韓

譙讓項羽沛公幾殆

師古

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

後數日項羽入屠咸

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

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

擊西丞白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

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比

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聚城先登

古師

曰聚讀與郤同縣名即石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

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

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

師古曰地名也

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

中咸陽

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

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

樊增

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漢王自彭

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廢丘此時已當灌矣

至櫟

陽賜食邑杜之樊鄉

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日樊川

從攻項

籍屠煮棗

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

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許其處耳。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

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

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師古曰即榮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

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師古

曰周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

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

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

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

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

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

樊噲

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

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

戰襄國破栢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

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

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

廣昌師古曰姓綦母名卬也綦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

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

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

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
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
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
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
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
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
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
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

樊會

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吕后弟吕須為婦

生子伉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

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

布反時高帝嘗病

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

惡見人卧禁

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

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

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

反曷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

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

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

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

顧獨與一官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且陛下獨不

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

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

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

曰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

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廼

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即

樊噲

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

崩呂后釋噲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得復爵邑孝惠六

年噲薨謚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須亦

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大臣

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

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子

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謚曰荒侯子佗廣嗣

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

大古十九

西傳十一

漢書

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

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

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

戶

酈商傳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

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

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

酈商

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

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

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取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

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

君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

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

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枸邑今

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

在幽州泥陽北地

縣氏音支枸音荀

大略

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

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

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

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

戰龍脫

孟康曰地名也

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

易師古曰郤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

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

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

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

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

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

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

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

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二降定郡

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

小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二千石以下至六百

大言州

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吕后吕后崩商疾不治事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况與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吕吕禄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吕禄吕禄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吕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况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

酈商

趙城七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商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内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傳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殿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劉放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拷告者不服故移獄覆矣嬰以此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坐繫掠笞也

夏侯嬰

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悔閉城城守也此即彼樊噲召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

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高祖為沛公

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大僕常奉車師古曰為沛公御車

從攻胡陵平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

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宋平以胡陵降賜嬰爵祁曰新本胡陵下無平字

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

李由軍雍兵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

讀曰促謂急速也次下亦同 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

漢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

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從捕虜

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

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

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宋本云浙本封字上

有重字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以至霸上從攻定南

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至霸上沛

百侯嬰

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

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

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

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讀曰疲常

躐兩兒棄之服虔曰躐音撥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嬰常

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

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而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

替也雍樹馳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踈越雍讀曰擁。劉

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抱持者况復馳乎蘇說是也漢王怒欲斬嬰

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

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古師

曰沂音魚依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

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大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

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

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

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

夏疾嬰

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

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

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

師古曰故示開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鄉讀曰嚮卒以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

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從擊胡騎句注

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為功多

賜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奉世曰言賜所奪則嬰

蓋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

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
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
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
元於下邑聞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
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曰近我以尊異之
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
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太
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

夏侯嬰

為大僕八歲薨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頰師古曰頰音普何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
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頰
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
更為孫氏

灌嬰傳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
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

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也疆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力疾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

漢書

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

大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騎來衆漢王廼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
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
左馮翊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
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
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
少然數力戰廼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
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
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饗道

灌嬰

師古曰饗古餉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
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

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宋祁曰淳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

字疑馬字上有司字不當去左字擊破拓八公王武

軍燕西師古曰拓縣名公者拓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

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云射士爲樓煩取其稱

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連尹一人蘇林曰擊王武別將桓楚官也

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

大九八

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
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
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
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
虜車騎將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六
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
博師古曰博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

淮嬰

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

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

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

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

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共破

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

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

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度淮盡降其城邑

至廣陵

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

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

淮擊破項聲剡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

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

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鄗蕭相師古曰凡

六縣也鄗音才何反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

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灌嬰

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

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

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

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

度江破吳郡長吳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

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

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

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

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
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
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
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
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
楚車騎擊破胡騎於沙石師古曰沙石音千坐反至平城
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
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

灌嬰

卒也特獨也各獨為將

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

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

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

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

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

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
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
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
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
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
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
王以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
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

帝在嬰

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二千戶
賜金千斤爲太尉二歲絳侯勃免相嬰爲
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
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
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
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
爲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傳寬傳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揚熊
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
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

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

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

內即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

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赦地名赦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赦鄩之間

傳寬

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

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

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

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

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宋祁

曰景德本作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

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

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大宛十七

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謚曰景侯
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傳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歙音翕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攻

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

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

級捕虜七十二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

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車也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

靳歙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

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

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

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立擊

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留南

破之師古曰留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身得說都尉二人司

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

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
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
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
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
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
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李奇曰或以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
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
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

新歎

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
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
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
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
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
陵王謂共
敖之子共尉也得
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
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
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

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
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師古曰侯敞因
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
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
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
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
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謚曰肅侯子亭嗣有
罪國除

新歌

周緤傳

周緤沛人也師古曰緤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

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

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從東擊項羽滎陽絕

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

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緤為信武侯師古曰以

其忠信故加此號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

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

大略如子二

西傳十一

卷五十一

七

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

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縹為郟城侯服虔曰音管蒯

之前蘇林曰音薄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崩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孝文五年薨謚曰貞戾子

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縹子應為郟侯

蘇林曰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曰沛國當作陳國薨謚曰康戾子仲居

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周樂

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

純而角美堪為犧牲雖以其母犁色而欲不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言士不

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

曰茲基組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信矣樊噲夏戾嬰灌嬰之

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自

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勒功帝籍

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

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

功臣而又執劫

師古曰周勃等監劫其父而令寄行說

雖摧呂祿

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註之下

樊鄴滕灌傳斬周傳第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虞議奏行秘書監琅邪縣國學顏 師古 集註

張蒼傳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

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

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

御史 有罪工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

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鎡也身長

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

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

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

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從韓信

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

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

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

水卷

相從攻荼有功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遷為計相文穎曰以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王計籍故號計相一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

王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王計。劉敞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

上誤書在此。○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二月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

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

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

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

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傳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

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

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宋祁曰越本自作沛公以校改以作自

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識也鄭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異反苛

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

漢王以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二年

周昌

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

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

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項羽怒

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

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

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彊力

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

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

戚姬師古曰擁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謂却退也高帝遂得騎

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

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

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

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

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師古曰吃言難也音訖又盛怒

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劉放曰

馬曰

期讀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為綦。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浙本然心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予据此則前之二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

耳於東廂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昌為跪

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反是歲戚

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

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

九句

之史趙堯年雖少然竒士君必異之是且
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
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
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宋祁曰問疑作
間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
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
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
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

周書

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
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
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
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
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勞煩公公彊為我相趙師古
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
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
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古而卑左故謂貶秩為左遷佗皆類此然吾私

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師古曰已止也

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

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

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師古曰堯可為之餘人不能勝

也易代也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

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

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

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

周書

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怒戚夫

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

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

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

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

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

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

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

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然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今周昌為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傳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更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

三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敖君為御史大夫蒼君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

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

公卿皆軍吏蒼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

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

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推五德之運以

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

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

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

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頻二反若百工天下作程口

注款

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

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

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也至於為丞相卒就

之師古曰卒終也成就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

尤好書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

尤凡作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邃

深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及貴父

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

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

人八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

總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

服色事下蒼蒼君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

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

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

年蒼君由此自詘宋祁曰一作絀謝病稱老蒼君任人

為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君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仲候之官大

為茲利上以為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孝景

經教

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國至孫類宋祁曰浙有本類作毅有

罪國除初蒼君父長不滿五尺蒼君長八尺餘

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

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

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廼卒

著書十八篇言陰陽歷事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強

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蹶音殿擘音布交反從
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

律張弩也

可者

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

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

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

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

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

宋祁曰越

本無見字

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

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

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師古曰肅敬也

曰君勿言吾私之

師古曰言欲私戒教之

罷朝坐府中

嘉為檄乃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

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

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

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弗為禮責

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

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

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

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臣君釋之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鄧通既至為

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為丞相五

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

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

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適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

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

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

也如淳曰堧音畏懦之懦師古曰堧音如掾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

大石三

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

謁自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

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故冗官居

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為之錯

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

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

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史有罪國除自嘉

死後開封侯陶青挑侯劉舍及武帝時柏

申屠嘉

至侯許曰昞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

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師古曰躡廉謹師古曰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躡躡持

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

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

周昌木彊人也師古曰言其彊質如木石

任教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申屠嘉可

其兩反

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

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護軍班固撰

唐議矣行秘書監叢書國子顏師古集註

酈食其傳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

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

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

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

大京七

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師古曰徇

亦略也音辭峻反

食其聞其將皆握齮好荷禮

應劭曰握

齮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齮音初角反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

言食其廼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

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

謂曰吾聞沛公媼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

願從游莫為我先

師古曰先謂紹介也

若見沛公

師古曰若

酈食其

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

不喜儒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

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反

與人言常大

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師古曰第但也

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沛公至

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

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他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而見

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

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宋氏校本云沛

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夫天下同苦秦久

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

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延食其上

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橫

鄧食其

也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

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收

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

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

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即不聽足下舉兵

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

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
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
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
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
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梁韓信方
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
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
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

鄒食其

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
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
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廩引而東令
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戍此乃
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
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立畧反臣竊以為過矣且
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
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

盧對反紅讀曰工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

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庾即敖倉

塞

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

行音胡剛反

距飛狐之口

如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

壺關無飛狐之名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

師古曰以地形而制服

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

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

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

劉放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

酈食其

田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

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

濟

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

宋祁曰人疑作民

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

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

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

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

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

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

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氏校本云或無負字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

豐食其

之粟方船而下

師古曰方併也

項王有背約之名

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忘

師古曰言項羽各爵賞而念舊惡

戰勝而不得其賞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

師古曰言

唯任同姓之親

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鏑也臣瓚

曰項羽各於爵賞玩借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刑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攻城

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

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
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
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
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
庾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
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
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
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廼聽食

鄼食其

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縱意而飲酒

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廼夜

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

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廼亨食其引兵走漢

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

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

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

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傳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

辯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

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高祖使賈

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黽結箕踞見

賈服虔曰黽音推今兵七推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推箕踞謂伸其兩脚

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

賈食其陸賈一

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借

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

諸侯豪傑並起師古曰正亦政也唯漢王先入關據

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

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而不

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

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

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乃欲以

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彊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屈彊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搖燒君王先人家墓夷

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

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

是佗跣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

陸賈

蠻夷中久殊失禮義我因問賈曰我孰與蕭

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如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

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

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

方萬里居天下之高腴人眾車輿萬物殷

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

關以來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

海間師古曰崎音立宜反嶇音區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

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廼

大說賈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留與飲數月曰越中

無足與語至生來今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

不聞者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王之寶也裝累也如淳曰

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實也

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賈卒拜佗

陸賈

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

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

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

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

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瑶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秦任刑法不變卒

滅趙氏

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逐稱趙

武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

鄉使秦以并天下

宋祁曰以疑作已行

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安焉也

高帝大懌

師古曰懌和樂也

有慙色謂賈曰試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師古曰著明也

謂作書明言之

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

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

書曰新語

師古曰其書今見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

陸賈一

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

師古曰有口謂辯士

賈自度

不能爭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廼病免以好時田地善

往家焉

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

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

劍直白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

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師古曰又故向一子處宋祁曰欲疑作飲

所

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

過它客率不過再過

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作處為賓客率

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禾反

數擊鮮母以溷女為

也

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以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

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以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

劉放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常情頻見則不美故母以溷女也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

陽夏公按宮傳自云三公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引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

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

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居深念

師古曰念思也以國

陸賈

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

賈往不請直入坐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

入自坐

陳平方念不見賈

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覓賈至

賈曰

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

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

反委

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

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

曰豫素也

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

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

尉絳侯師古曰謂絳侯與我相戲者與之言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

絳侯與我相戲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

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

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爲其具而與太尉樂飲太

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

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

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

注晉

曰廷謂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

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

相平乃言賈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

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比諸

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傳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

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

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

古曰瓚說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

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

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

呂太后師古曰欲建不止月見

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真服具師古

曰真皆士得反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

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

朱建

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灾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

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

辟陽侯廼奉百金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祝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祝音

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

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

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自言是大

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

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

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師古曰倭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

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以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以村德進今辟陽侯

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道路皆言君讓

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

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

脫其衣袖而見肉肉袒者帝聽君出辟陽侯太

梁...建...

后大驩兩王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

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

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

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

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

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

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

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宋本曰浙本策上有計字使吏

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

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

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

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

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傳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

婁敬

在焉敬脫輓輅

蘇林曰輅音東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孟康曰

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宋見齊人虞

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

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繒也衣褐衣

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

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

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

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

郅師古曰郅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繁善十餘世

師古曰繁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

豳杖馬籬音止去居岐師古曰籬馬策也杖謂柱之也云杖馬籬者以示無所携持也

籬音止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

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宋祁曰芮字下一

有之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

諸侯遂滅殷○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成王即位周公之

傳

屬傳相焉廼營成周都維以為此天下中師古

曰中音竹仲反○宋祁曰維字下一有陽字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

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

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

東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

西周君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收卒三千人

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

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瘡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師古曰侔侔等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師古曰卒讀曰猝因秦之故資其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

婁敬

搯其元拊其背未能全勝

張晏曰元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捉

持之也元音岡又音下郎反

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

此亦搯天下之元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

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

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

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

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

為郎中號曰奉春君

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

漢七

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
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
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徒見其老弱及羸畜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
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
所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畜老弱師古曰齒
音漬謂死者之內也一此必欲見短伏音兵以
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

李敖教

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行

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

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

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山奇兵圍高帝

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

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

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

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

十六廿四

百五十一

庚申三

乙

亥

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

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以武

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

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

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

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

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

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子必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

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

遺音弋季反彼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風讀曰諷冒頓在

固為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

與大父元禮哉宋祁曰聞字下越本無外字可毋戰以漸

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

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音其斬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

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奈何棄之

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

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使敬往結

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

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

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

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少民地肥饒可益

婁敬

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

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

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

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

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

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

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

十二

輔諸屈諸懷尚
多替此時所徙

叔孫通傳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

文學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

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

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

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

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

叔孫通

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

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

視讀曰示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

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奏並音千豆反安

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

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

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

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

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
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拜為博士通
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每依反廼云
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
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
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

叔孫通

衣楚製

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

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

進之

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

弟子皆曰事

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

大猾何也

師古曰狡猾之人

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

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

言斬將搴旗之士

師古曰搴拔取音騫

諸生且待我我

不怠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張晏曰右

稷佐唐欲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

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高帝悉去秦

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

音火按劔擊柱宋祁曰上患之通知上益

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

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

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

叔孫通

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

音扶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

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

音徒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

音反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

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

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

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

年然後可定禮樂

吾不忍

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

毋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

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

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

為縣蕞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

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蕞師古曰蕞最與蕞同並音子悅反如說習之月餘通

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五能為此通令

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會十月漢七年長

叔孫通

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

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儀師古曰欲殺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

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

廷中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

同音式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趨也。劉氏校本云注文趨字下更有

數百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狹同挾其兩旁每陛皆

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師古曰卿

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師古曰卿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章昭曰大

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劉攽曰賓謂傳賓之類九賓續於

於是白皇帝輦出房百官執

者九人掌臚句傳也

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

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劉

敞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譁譁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法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諸侍坐

叔孫通

殿上皆伏抑首

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

以尊卑次

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

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譁失

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

貴也拜通為奉常

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

賜金五

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

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

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
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
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
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
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
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
事而食無味之食也啖音大敢反

叔孫通

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

立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

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天

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

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

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

惠即位廼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

習徙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

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

長樂宮子虛傳曰朝太及聞往師古曰非大朝數

蹕煩民師古曰妨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

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通奏事因請閒師古曰請

不欲對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

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且以遊於衆廟

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

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

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

文通

而夜游衣冠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慮

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

過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

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宜屬上句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

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

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

朱櫻者是也櫻音於制反願陛下出因取櫻桃

獻宗廟上許之諸莫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

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成大業語曰廊

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也遇其時

也卿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

殊通

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

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

諸呂師古曰以諸呂借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

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弋容反附會將相以彊社稷

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鄭陸朱劉叔孫通傳第十三

